

上海图书馆藏书

A standard linear barcode is positioned horizontally i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It consists of vertical black bars of varying widths on a white background.

A541 212 0007 15398

辛巳泣斬錄

從政郎斬州司理權通判兼淮西制置司僉廳行司公事趙與寔編
迪功郎斬州黃梅縣主簿權錄事參軍兼僉廳陶時敍校勘

順德鄧 實重校

嘉定十有四年歲在辛巳二月九日斬州得隨州太守許都統國初三日牒云有探報人申金賊已聚人馬在息州意欲擁衆一道渡河打擄時聞大金見欠三月糧草諸軍只給十日口食前來我界宜多措置以爲隄備之計初十日得張都統常王都統辛報與許隨州所報一同本州得報之後人人皆曰虜未必深入是日太守李國錄誠之通判秦鉅會屬官集議於安民堂出示諸處報牒太守語寮屬曰五關可恃否教授阮希甫曰或者之議爲不可恃似聞尙有私小路搓塞不盡與寔曰虜人多不由關隘亦不特有私小路而已但有山腳可登之處彼盡能擁騎而上知縣林棟曰是如此又云關內

有取德安府從黃陂一路自可長驅使虜知之亦不由關隘而進之倅車曰
何憲云五關決然可恃內郡可以臥治太守笑曰且看秦倅又曰宜速差人
前去硬探仍多支錢與其去庶幾着心太守曰然十一日差兵士朱椿等
七名硬探每名支銅錢會十千十二日使府帖防城庫排齟弓弩箭應千
軍器是時興寰提督防城庫躬下庫點檢共差兵士五十人入庫內檢點得
弓箭有七十萬弩箭有三十五萬有奇是日差弓匠打捶弓力又點檢有划
車弩八十五座箭約五萬隻當申州添差其日亦准制司催造紙兜鍪一千
副本州實自去年十一月造至二月十五日迭此數十三日使帖行下防
城庫點鐵甲大小共有五百副兜鍪五百二十副長槍五百條麻扎一百五
十柄是日分俵上城戰樓內安頓以備不測是日委四門官兵緝捉姦細
十四日州牒差濤塞吉亨劉成就五通廟內添造五梢砲五座旋風砲十座
又牒催造木弩五百張同日教授阮希甫狀申集在學射士二百二十人乞

支給弓箭是日出五萬二千隻以給射士上城准備策應十五日探報申
虜賊初九日已渡河大約人馬數多時守倅知縣俱出廣教寺勸農未幾間
衙探報知府吃酒不了就呼專行司守分牒安慶府及申制置司催會合逆
遏仍備憲司牒下諸縣催發民兵上關捍禦太守歸州治遣虞兵傳語府判
諸寮屬各請議事首言虜賊已渡淮河在我不可不爲備應同官有能諳曉
守城事務者各竭智獻謀以預爲之備無待臨時阮教授拉與寢與林知縣
審主簿進稟曰希甫輩無過一書生耳若有大軍在此屯駐相與運籌如鞍
馬一事却非素習太守笑曰吾輩何事鞍馬亦要相與畫策太守又曰嚴監
轄剛中曾守盱眙必知守城之策又云斬水董尉每每見其以弓馬自矜府
教授阮希甫答曰董乃名將之後必熟陣伍之事且本州素無重兵萬一虜
賊衝突而至誰克主將調遣若申制司何事便到眼前此尤利害之急於是
太守檄二公入州同共措置邊防事太守又曰誠之知郢之日寇犯隨州亦

嘗措置邊防粗知其略彼時家人先有守死之義今守蘄春三載兩遇寇至頭顱七十書生輩已兩任邊守有何不得正當駿駿入土之年所欠惟一死耳他無所戀況誠之屢有丐祠之請亦只是求一死所萬一寇至只得與同官死守十六日本州牒黃梅廣濟縣各起民兵一半上州捍禦同日王大尉辛報十三日虜人蟻聚關下除已將帶人馬前去迎敵外牒州嚴作隄備十七日有十一日所差硬探朱椿回申十四日黃土等關已爲虜賊所破聞諸關失守萬弩手興張當等軍已潰散至麻城同日准提刑司十三日牒催蘄水蘄春民兵上關守禦是日諸縣亦節次發到民兵卽便起發上關同日申樞密院與諸司催援兵策應黃州日午同官過廳倅車偶與同官云今日遣承局馬飛通相君書力乞援兵及言蘄城利便事已約三月十二二間到後來又云得相君書報云示及利便深見拳拳體國之誠貳車到郡之初亦嘗語太守與同官曰無謂蘄春爲內地常宜多方措置備禦之具又云有

便無患如脩城聚糧團結民兵招填廂禁軍亦不可不留意每旬敘閱市兵
又宜放房地等錢蓋市兵敘閱則一日營生俱廢官司既無所給若免其房
地錢庶幾補其一日之勞太守亦因俸車之請自此立以爲例同日遞鋪遞
到兼黃州僉廳廣濟張簿震發十六日午時書報云前日孔探所報虜賊此
來皆不持糧其意必在速戰今光州申到一面關集義申入城想是日見其
頭重故爲閉門不出之計虜既無糧必不頓突堅城之下其勢只是擁衆直
犯關隘關上人數不爲不多但未保其皆能死守提刑見此辦行親自上關
督戰在使州亦須爲守城之備欲乞差謹信得托人來此孔探同日出弩火
藥箭七千隻弓火藥箭一萬隻蒺藜火砲三千隻皮大砲二萬隻分五十三
座戰樓準備不測又給木桿鐵鎗一千條紙兜鍪一千副紙軟纏五百副俵
散上城守禦軍民并發鐵菱角三十籠下城鎮撤以防虜賊衝突十八日
准提刑司十七日牒報虜賊已抵麻城同日未時李國錄先生回廣濟張簿

震發書云誠之昨日遞中辱書乃十六日午時備悉不持糧之說隨州報來甚詳想必是如此但光州既爲虜人牽制閉門不敢出今堂堂而來據探報人節節報來皆言虜已打破關在關裏扎寨今犇避百姓源源不絕聞關上民兵皆潰散大軍亦潰者果然否張軍帥今在何許更不見消息憲使督戰之說甚好但不知遏得住否此間無一可靠民兵已發一半羅田又不可抽起今祇有蘄春民兵一千人與廂禁軍又無人可使殊爲可憂今只得多鳩集招收急爲區處有所聞望時時見報昨日已遣人往黃州抄扎動息不知曾申制司求援否彼中若無兵自可急遣來此協力倉卒不暇作字幸台照至晚得廣濟陳知縣允迪所錄張簿之書大抵與十七日書一同是日秦岱會同官偶云去年二月之官道由四祖以長學生未得歸侍嘗許水陸一會約今歲勸耕日親詣山還賽旣聞虜已過淮不及親往若遣小學生去今恐或者謂鉅托名遣子先遁未免且止令人吏葉茂往代拜鉅且留此與諸同

官熟議守城之策是日太守與同官皆着綠布袍乘騎出入獨秦倅着白布袍至午守倅而下各上城及下防城庫點檢防城器具又委司法趙善腆團結市兵是日斬水董尉至言尉司差人硬探聞金人已到麻城斬水縣官擬欲移治太守答曰斬水旣無城壁不應使縣官徒手向前且看事勢如何却又區處又言近淮憲司差委勘前去點檢諸關今錄守關人數便見無人可守如黃土關只有百五十人白沙關有三百人虎頭關二百人大城關有百七十人脩繕關有二百五十人木徒關百九十九人關之相去有百五十里或七十里或百里者歷說五關之不可守又況首尾之不相應耶又曰戡之奔馳勞瘁異常點關之時虜已渡河昨晚方奔走到家尙未與官長言五關之事被檄此來就挈妻孥已抵郡矣李亦不暇問曰仕宦於斬安知有此等事同日監轄嚴剛中繼被檄至使帖委同克守禦局官亦有利害數事失記其實與賓曰斬州城池四門皆無廬獨有師姑潭一壩虜人一至必來窺伺何

故外河乃是沙溪大雨之來水漲賊不可渡雨退無過一二尺水是人可涉
李守曰此處誠之亦正慮此續後選得諸曉人陳興汪士旺等專一措置捍
禦 十九日探報人申十七日虜分兵到團風十八日晚番人已圍黃州同
日本州守倅差洪春十人爲硬探各支官會十道通判犒添賞錢二十貫省
至晚兩名先回報賊已至蘄水是日阮教授上守城利害十事並失記其實
二十日洪春申自蘄水來云虜賊十七日已燒上巴河十八日賊見在下
巴河又申十九日至蘄水望見虜賊先燒神光觀二十日燒蘄水縣是日上
下巴河百姓擁併奪竄携孥挾子入本州城哭聲震天同日早李國錄先生
再與張簿書云聞虜賊打破關隘官軍皆潰散張軍帥亦不知所在或言重
傷不知果何如聞已被遊騎燒了團風黃州已燒城外屋宇事勢急迫如此
奈何最是上巴河路擺鋪不通消息隔絕奈何不知憲使有何處置更不暇
作書又不知麻城今如何所傳皆不一千萬速報前所遣人乃不卽往今再

遣人往抄錄所報事宜草草布此幸台照同日造大麻搭五百四十副竹啣
箭一千一百副分五十四座戰樓準備又埋金汁鑄百二十隻於四隅及五
偶官排門率百姓水缸二百隻上城貯水以防不測至晚有蘄春管下董應
能徐彬徐杞黃思明等團結義甲二千人於北門外防托彼時懵無人克主
將與之調發應敵後來四城被賊圍閉錢米不給終爲虜賊擁衆衝散同日
太守李國錄誠之通判秦朝請鉅置軍將於西門袁學錄家此處督戰近城
充本州都統轄民兵事兼淮西制置司僉廳行司公事督戰軍馬趙興賓置
軍帳於袁學錄後園亭子此處近受敵西門提督民市兵趙司法善腆教授
阮希甫江州統領陳興充南隅守禦官蘄春知縣林忠翊棗新鄴州武昌酒
稅安忠訓允恭蘄州蘄水縣尉董忠翊戡充北隅守禦官蘄口監轄嚴承
直剛中主簿寧迪功時鳳監廟趙保義汝寄充東隅守禦官安豐軍統領
官孫中訓練官曹全本州監廟李俊充西隅守禦官都監趙脩武師增守

東門 駐泊張武翼廣守北門 監押溫保義 守西門 監務梅成忠察
守南門 判官趙迪功汝標充錢糧官 監嘉興府新城酒稅姜成忠應春
充防城庫受給官監廟秦武德安上進武副尉林安仁進武校尉王明進武
校尉吳宗政指使鄭保義俊充東隅戰樓守禦官進武校尉王大明監廟劉
保義忱指使錢成忠廣充北隅戰樓守禦官 三湖巡檢雍承郎顯新宿松
主簿梅迪功必勝監廟陳成忠師周充西隅戰樓守禦官巡檢李鈞充帳前
佩印官同日委守禦官已下監範籬牌本州九里三十六步之城共一千三
百女頭率廂禁軍民兵市兵共有七百人每人管女頭兩座同日牒廣濟黃
梅縣民兵四百人入城守禦餘各留縣防護鄉井晚報新虜已至分流浦田
家山諸鋪已捲遞角不通約虜賊有馬騎三十餘匹步軍三百餘人守倅語
諸僚曰虜賊不多宜遣兵以遏其來路於是抽守禦官統領官李浩立白旗
於州門如願前去迎敵虜賊者立於旗下當與厚賞如生擒頭目賞錢一千

貫給承信郎公據一道事定奏功研到首級及奪到軍器錢一百貫賞官三資人給以軟纏一副隨其武藝給以弓箭鎗刀長斧一日之間有禁軍一百人民市兵二百人茶商弓手會等五十人願効死戰每人給官會五千乾糧一口袋與竇親自監散各先喝官三資以激其勇人心奮發願行

二十一

日太守委監轄嚴剛中借補迪功郎戴栩充督戰官進勇副尉李浩充統領進義尉王文明進義校尉鄧宗充正將是日早出軍迎敵至橫槎橋十里迎見虜之遊騎約三百餘人正將鄧宗教頭張富等爲先鋒直入虜陣自辰時鏖戰至日午虜見我軍勇衆難支奔走退遁我軍追襲殺死番軍數十人生奪到驢一頭皮甲數副弓箭鎗刀等張富等一十三名傷重死於陣前監轄嚴剛中抽回人兵入城急報太守曰虜賊回退己報大隊前來宜急守城壁於是太守亟告僚屬分管地分遂拽吊橋關閉城門同日有張常守關兵將潰散前獨有承信郎統領江士旺將官陳興沈祚將帶一百三十人入城

情愿出守城壁太守云既是潰兵此豈足托倅車輿與賓同稟太守曰關隘獨有一門軍兵力單弱寡不敵衆無怪其潰今我衆雖寡幸有城壁虜在危地我處甚安正要此輩共與堅守彼之棄主將之罪已不可恕今能爲我守城他日功過可以相補太守然其請於是分布諸隅各給以生券戒以守隅盡俯首聽命願以死報同日廂禁軍民市兵各日支錢二百文米二升半太守親詣城撫諭不拘上下應守城每名各犒銅會一貫酒一升至晚發嚴守城人唱連珠疇整齊氣象甚壯倅車曰守城人聲勢整齊如此金賊知我守城有人疑惑未必敢進府教授阮希甫曰賊如何敢便輕易若到城下且遭人相視我城前後敢進二十二日安四門砲座司法趙善腆抽市之單丁者六百人分拽砲索司法申乞照市兵例人給米二升錢二百太守從其申同日添委江州統領江士旺專一守西北團樓添將官陳興同教授阮希甫守南門添將官沈祚同知縣林榮守北門添訓練官陳守信西門團樓知府

李國錄帖委安豐軍民定統領官孫中充都彈壓守城人兵是日亦准制置司孔子行下取出孫中一行十五人守城孫中時因安豐汪倅裙拾借兌生券錢事送本州根勘江士旺領兵百餘人斫鹿角木槎塞西北圍樓下師姑潭墳上及於西北樓下釘紲馬椿人工未就是日望樓子陳富報虜賊已擁衆至西門外廣教寺山望城崗山腰扎寨數百處耀旗俯視我城壁牧馬二千餘匹於山下但州城尙隔河虜未敢近是夜金賊約有千餘寨每寨燒火一堆映照城中列炬不可勝計擺狗鋪其聲如狗吠連接巡邏徹曉是夜諸隅守禦官各宿城上二十三日本州西門方始清野時北門守禦林知縣梁申有清山縣學生董應能總首徐彬等捕獲姦細盧四名立供元係壽州下蔡縣人氏自嘉定二年招安過淮分居蘄州新寨有頭目人張奇八郎常令我與其家張二張三韓四王小乙等歸北界報信每一次歸去造草鞋一擔歸大金界貨賣每月仍舊在蘄州冒請錢米盡是張奇收管盧四仍舊往

番界歸德府居住種田爲活今年正月蒙王萬戶差人前來喚盧四等爲鄉道官初九日盧四等同大隊人馬渡淮前來打虜要打麻城迤邐至蘄黃等州已先令張二韓四於二十一日從東門浮橋入城與張奇八郎相約二十四日於新寨放火爲號與左監軍等內外相應從西北圍樓打入城中阮教授出示州教諭洪樞子所說又詳與寢與阮教授曰急稟知守倅太守聞知急帖四兵官與緝捕多方搜捉今姦細已入在城內萬一尋不着何以爲策是夜數處火發隨即撲滅又引示總首洪樞勒盧四再供韓四張三面究長短衣服色號及年甲方得端的阮教授曰旣得其實萬一解來爲虜所奪其爲害不淺不如就委洪樞梟其首級前來令衆無過一斬矣本州雖知姦細分明終日不獲與寢又與阮教授設謀請司法趙善腆密喚頭目人張奇具教授曰姦細三名已在吾掌握中矣阮教授曰甚好旣得之此正騎虎之勢歸正姓名誘以守城之事其姦細三名皆在張奇所具之數與寢又語阮

宜急下脚手不然來日事變我輩先爲魚肉矣於是點留三名充帳前使喚
餘盡令歸寨聽候呼叫分撥守城既去生擒三名申解使州送獄一勘而成
所言與盧四無異太守以張奇久在吾郡初亦未信其果有叛逆之心再送
州阮人無異詞又據弓會等人喋喋告說其日與李浩人馬前去與虜迎敵
時張奇亦預弓會名數同往彼時張奇虛放一箭竄入虜隊亦疑其有私約
州府聞之即指揮速卽根勘此一項情節其張奇供出其日果曾入虜隊中
約二十四日用草鞋徵搶頭上爲號令番賊打入城中又供四十八名同謀
來歷分明卽付與審先將三名斬於市曹人心稱快一面委司法趙善腆領
七十餘卒擒同黨四十八名所供無異是夜就請司法抄估四十九家之囊
篋有如談消流黃弓箭鎗刀家家有備是日守城人尙未披帶而張奇等身
已着軟纏乾糧在腰獨張奇之家有黑旗十餘面及有斬黃安慶鄂州興
國武昌等城圖又有自關外斬黃江州諸處里數又有大金王萬戶等去年

十一月往來書信則知歸正遺類皆不宜置之邊面州軍所可慮者不止一
州是夜則剿盡其餘黨倅車又曰城外諸寺尙多此輩不亟除爲害不淺乃
卽告示各鄉總首盡行剿除據總首申來施行間而大半已先入虜隊獨所
存者婦女而已當日雨作溪水泛漲時有數騎往來沙河兩岸若相視措置
過溪之意是夜賊仍舊扎寨於廣教一帶每寨亦各燒火一堆直到天明列
炬不滅前夜金賊聲連相接爲狗吠之聲問之諸卒曰此正謂之擺狗鋪也
太守自此夜宿於袁學錄大廳日逐視事於此並不曾回衙與賓宿於西樓
阮教授宿於南樓林知縣宿於北樓甯主簿嚴監轄宿東樓 二十四日虜
賊擁衆下山直至下河渡呼呌張奇八郎如何不出來莫悞了我太守登城
撫諭又親聞虜賊呼呌張奇八郎始知所斬無愧是日有馬騎數百匹下河
試水之深淺至午又有大同鄉總首康謙狀申迎見虜賊殺死番軍及奪得
衣甲等有北塔寺歸正人引前被徐彬已殺死委是大獲勝捷是日廣濟縣

民兵二百人打入城分在北隅守禦至午時雨大作有一番人手執雨傘身披蓑衣自上河來沿濠巡視將迫我城呼亦不見應孫中以箭射之亦不顧低頭而走從巴茆山路而去此是間探無疑同日又斬張奇等家屬是日州府告示家家各點夜燈以防姦細司法申連日以虜寇入境百姓惶惶無暇營生日來油價頗貴小家點燈一盞至天明非一二百錢而不可特申乞出榜市曹放旁地錢庶貧者以地錢爲買油之助太守從之二十五日虜賊用隔河人家門扇爲挨牌列於沙河畔扛枋及小柵條不計其數前來搭橋與寗淮本州行下令速遣陳興將帶弓弩手百三十人與茶商聶友中等搶叉手自南門對岸以迎之阮教授同與寗督戰頃刻之間虜賊下河釘樁絞縛橋道被我軍射殺不計其數於是又以門扇護身入水打樁其箭如雨而不顧性命我軍又以火箭射之方焰之頃又被賊以水撲滅箭鑿無所施巧終不敵其衆多河之北岸有所謂銀牌郎金牌郎執刀斧以脅造筏之虜不

向前者研之至晚虜人擁衆絞筏已成太守與僚屬曰不宜聽其造成亟遣
兵以燒之於是又遣陳興等一百三十人佐以茶商弓手百餘人是夜再賈
勇而前被我軍弓箭射殺及中傷落水者不計其數仍施火箭燒斷道頭抵
暮而歸大守喝轉各人兩官二十六日溪水漸退賊擁衆仍前不畏弓弩
再搭橋道過於西門角水陸寺前搭立硬寨巡視城壕又開掘水陸港口放
泄濠水有番人以索來試水或用木竿而探水者皆被我軍射退虜賊懼羽
箭之不可近於所掘巷上橫以枋木如排算子之狀遮護矢石所掘之人藏
身於下射中者挾之歸寨既退復來須臾圍燒我戰樓又被我軍以竹唧筒
作水箭噴死其火賊發噢而退諸軍曰此虜賊噢城也同日太守批牌傳令
應在城守禦官如遇虜賊前來各隅所管地分攻打城壁須管盡忠竭力隨
機應變務在勦絕毋致墮落虜賊姦計續又批銀牌傳令應在城守禦者各
賞五官至夜守城之人奔趨上城不計其數各乞預名人皆以保妻子爲念

人心賈勇至晚肅然孫中發嚴一罷氣象愈壯於前是夜遣獄子李信催援
兵及催安慶民兵同日虜分二百餘寨於嚴家山左右每寨亦燒火一堆如
列炬焉是日番賊馬步軍盡過西一帶村落打擣至晚虜人擣得牛隻約五
百餘頭每一牛各有一婦人牽之二十七日番賊擁三千餘人併力東南
圍樓對過侯家潭開掘水港所執鋤鍬之人皆被虜賊用索弗其髻者十餘
人阮教授飛告急太守當遣其子二機宜士元隨興寗同府判領帶弓弩手
五十餘人直趨東南圍樓下策應阮教授又調統領江士旺陳興等併力攻
打當有銀牌郎番軍頭目一人用氈簾遮護直至港上督戰用工被將官陳
興射中耳門倒斃隨見番軍五六人扶策回去其餘射殺中傷不計其數須
臾退走申州奏捷知府通判繼而親上城撫諭又各喝犒射人三資而陳興
特喝五資支賞錢三十貫是日金人不住掘泄水陸港口至夜虜各歸寨知
府令興寗召募茶商民兵有膽勇者燒其所排朽木填其所掘水港須臾陳

興等有五十人各願請行人各先支犒賞至二鼓下城渡濠奪得遮牌無數燒其枋木填其所掘之港虜賊各潰我兵殺死番軍數人其餘寨雖知而不敢動但暗發鞭箭而已我軍亦無所傷是日與竇調發北門外義甲董應龍等三百夫生擒番賊七人斫到首級十枚太守各喝賞三官錢五百貫同日太守又遣人賚公文求援是日又與阮教授甯主簿撰檄文檄義甲民兵內外勦除虜賊檄曰 蠲茲金虜切入五關眷我蘄城獨當一面雖城塹有高深之險而將士宣捍禦之勞然念五縣英豪四方忠義久被朝家涵濡之澤豈忘州郡攻圍之憂爰寫忠誠用咨英傑矧如不道之寇大是無名之師以吾民恩交義結之心相爲響應如彼衆偷合苟從之勢立見勦除宜各殫所蘊之長當共赴有爲之會或斬將搴旂而乘其始至斫營破柵而掩其不虞况今雨澤霧靄河流漲溢用天時而遏其遊騎因地利而斷彼歸師功名皆在於斯須機會宜乘於刻頃靜胡塵而安邊境倘各効於膚功申制府而奏

朝廷必厚加於旌賞故茲檄諭各宜知悉同日西門士庶各出錢爲犒軍之用一日之頃約五千貫解赴帳前二十八日虜賊復來開掘水陸港我軍愈射而愈不退又別運枋木前來我軍又以砲石擊打掘港之賊虜見砲起則鳴鑼以報餘黨賊聞鑼響皆避於枋木之下多方設計無所施巧是日又見賊衆各研竹篠束縛稻稈四散堆積與突厥等逆料其必是堆填河飛申本州知府批令多備火箭以待之至午時但見四面號煙三條直衝而起又見東門守禦官寧主簿嚴堅轄報虜賊拽人馬過東嶽廟左右交鋒至申時望樓子陳富報番人牽馬三四匹從下河所絞橋上過馬點蹄而行虜賊有扶策而歸者有帶血者四門已閉但不知與何處援兵交鋒須臾有百姓兩人衣不蓋體赴水渡河至城脚下稱安慶民兵前來策應至嶽廟迎見番賊被番賊殺死不計其數有丁昌統領與催援兵人李信俱被虜賊生擒方知安慶民兵已至而不進之因一更盡東門報有焦太尉遣兵硬探到時有將官

單不記姓名等二十人自來家亭伍百寺劉公河洗馬灘桃樹山路來吊上
守城每名犒設銅會一十貫酒二升日支生券是日番賊擁衆前來燒毀四
門吊橋司法趙善腆領市兵與孫中陳興等往來射賊賊各退遁同日知府
又撫諭百姓各自安業營生同日東南北門各斂錢共三十貫解發至太守
帳前犒軍當日太守傳牌報四門如各隅有獲捷之人請徑自喝賞錢却申
來支撥是日虜賊騎圍城數重 二十九日知府告示諸隅堆積火把多置
金汁鍋仍告示百姓搬傳磚石及壓街石與夫樑柱列在一千三百女頭之
上以爲備城櫺木之用人心奮發頃刻而辨與袞與諸隅守禦官兵上城提
督晝夜巡警未嘗解甲又備火籃松明以照城腳至晚又有斬水被擄婦人
走回歷言虜賊在廣教寺已造雲梯數百張又造牛皮洞子二三箇造砲三
十座稱說初四日定來打城是日虜賊百餘人燒師姑潭埧上鹿角城上以
硬弩五十人射又調發江士旺孫中陳興陳信李斌等將帶百五十人直下

城以槍之殺死番統領一人番賊三十餘人陳信生擒一人吊上城而賊已傷重氣絕身死研其首級令於城上奪得銅印一顆印文都統所洪字印其印背云興定五年正月行 禮部造收兵歸城太守給官券各十千又喝官三資委是勝捷是日本州遣帳前佩印官獨木巡檢李鈞帶領銅會一萬貫往黃梅廣濟縣準備給犒援兵同日虜賊方安立砲座於沙河內望見番賊往來經營之狀 三十日虜賊又造上河橋連竹把擁併而來堆梁初城壞一所餘地皆我百姓婦女般運聞是擄到黃州蘄水麻城上下巴河之民搬運不絕其日有北門外文頓坊稅戶黃思名等又捕獲番人秦順據供係潞州人油麪行爲治鄆王起我爲軍日支麥二升有妻一人子一人在家各請官中麥二升隨逐左監軍人馬前來打擣自黃州分正軍三萬人來打蘄州本意只來打巴州便面卽巴河也實有蘄州歸附人盧立興張奇張三韓四說來打蘄州不妨彼處無大軍守城只有民兵四五百人所以遣我前來又

供稱左監軍未到未敢打城等監軍到來方打城壁監軍顏鼎約黃千戶耶
律千戶共有三萬人來又有毛克攻下五人千戶人馬三千人鄆王指揮許
半月打擄卽便收兵次日將秦順斬於市曹押出之際口說大金鄆王無道
連年用兵使我兄弟五人皆死於軍歌唱自如曰生爲潞州人死作蘄春鬼
晚有蘄水鄉民黃小三妻阿李被擄拘留廣敎寺凡十有餘日脫身遁歸至
北門城脚下當用索吊其上城具道虜人有左監軍 顏鼎有五萬人馬見
在寺造砲石雲梯牛皮洞子約初四日打城潛二十九日蘄水被擄婦人所
言一同一月一日辰時望樓子兵士陳富報虜賊擁衆前來圍西門當調發
孫中江士旺陳興等準備擎手以待之至午時賊擁過吊橋被我軍射死者
不計其數其西之皂角樹下一衣長甲軍坐於交椅之中方開弓欲射我戰
樓上人被孫中一箭射倒在地金人擁前拖去又被我軍亂箭射中數人奔
走前去至午節次探得金人拽馬騎千餘匹過南門扎寨擺過北直至廣敎

山望城崗後橫槎橋南至南禪寺東至嶽廟西至金家後嚴家山度其姦計一則把截以防東來策應之師是日太守同倅車詣諸廟拈香祈保城壁同日虜人於西門外張鑑屋地上造望城樓一座窺視我城內虛實與寃見賊之上樓窺我城之兵勢遂於四隅抽差义手五百人又雜以婦女小兒多張旗幟拽作數隊爲伏兵遶城耀金賊委兩將官騎馬以繞之其賊望樓之兵果下樓以亟報虜人初二日有蘄水百姓王七二自北門赴水渡河稱被擄去金人放歸口稱令我賚書請本州受降知縣林槩吊其上城解至制幹行司與寃卽詣稟太守曰度其書無過辱國之語不必開看其王七二乃吾民苟活偷生爲虜持書以辱吾國太守令卽斬之於市曹是日羽箭射辱國之書數十紙太守以銀牌批諭守禦官凡有此書並不許開看仰仍舊射還金賊違者依軍令行遣射還之時諸軍大罵賊黨云吾乃大國不受此書云汝等旣爲韁靼殘破所守河南數郡而已若非汝以金帛子女以博安靖安

至今日我本朝好生惡殺不欲遣兵殺死鄆王今不自保殘喘輒敢興兵前來是自取其禍也今聞汝欠三月之糧遣兵前來打擄兩郡城外既爲汝等蹂踐據掠蕩盡若能收回兵回汝金國我亦不遣兵追襲况蘄州乃牛角之地有來路無出路汝等萬一更猖獗無狀我定遣兵百萬分路揮截使汝匹馬隻輪不反毋貽後悔賊皆俯首不答是日與袞又撰檄以招降金賊其檄曰洪惟我朝每以兼愛南北爲意凡待鄰境惟有不殺生靈之心祖宗畀付第第相承社稷靈長往往賴此在今日之對壘實彼國之造端汝主不自省愆肆爲不道外則困於韃靼而懷遷怒於我之恨內則失其臣民而起歸罪於我之私雖切據於汴京尙有稽於天討蓋逆順曲直在我有定論而存亡成敗聽彼自爲何期反肆於侵陵是用載嚴於備守城壁素堅而糗糧素具士卒素練而器械素積援兵蟻聚而來義士蜂屯而集各揚威武盡奮精忠我師旣運於戈矛彼衆必爲之蠶粉是用仰承厚德撫示招安投降

歸順則旌賞之必加潛遁竊逃卽追擊之勿襲苟執迷而莫悟定勦戮以無
餘幸思去就之宜毋蹈剪除之悔故茲檄諭想宜

初三日番賊擁衆

搬擡雲梯設砲座攻城器具前來攻打城壁是日事多吏輩分頭督戰應有
申狀一切畧去祇用片紙親寫飛申使府與寮急以片紙飛報本州太守親
批報云如賊用雲梯登城宜造三鬚勾用麻索拋搭近前施矢石者自施矢
石又急用長斧數十柄準備斫其雲梯但要腳手急速爲上則賊不可得而
近也誠之上覆司理兄與寮卽調發將官江士旺陳興孫中告諭官兵一如
知府批諭之策射殺番軍無數是夜又有茶商軍三十人請出刦寨當夜殺
死番軍八人奪得番槍二十條番刀七把大小氈十五副皮牌五六面弓四
把是夜正望援兵不來至二更有百姓蔡汝霖二人賚權司張亨白旗前來
稱有急脚於東門磨旗爲號甚慰滿城懸望之切本州遂日遣人磨權司張
亨旗號等候並無消息是日秦倅率百姓詣五通廟祭陰兵倅車曰鉅自虜

人圍城一家食素已半月矣小兒子事斗尤虔每夜朝禮誦經六只爲一城生靈與骨肉之故初四日金人擁衆皆以白布包頭前來西北團樓號哭我城與賓卽遵用兵法殺狗一隻去其心肝以所奪番笠番氈與狗披帶用長槍戳起以厭禳之彼哭我樂又呼妓第着紅衣動細樂於戰棚上金賊自午至夜哭聲不住其日西南角番賊亦擁衆於城外開掘水陸寺後河水當夜二更又調發陳興等賈率訓練官陳信合千人陳俊部領水手等人過河前去劫中賊寨奪到番氈九床軍器等同日午虜賊擁衆驅迫我界婦女將前白之所積竹篠竹把前來填西門一帶濠港五處當發孫中陳興盡數用火箭射之其竹篠五七處各已燒盡虜賊更無所施申州報捷衆曰多有我界婦女又恐射了我界之民太守曰此等婦女被擄苟活偷生尙爲虜用縱射殺我界人乃以保全城內許多生靈亦無奈何至申時賊見火箭甚衆又遣婦女盡刈田內新麥草桑葉擁併前來填壕又驅婦女搬所燒地場上磚

瓦壓於其上我軍火箭不能施巧遂被金賊以門扇爲挨牌擁過羊馬牆下與竇與判府教授等委陳興選槍叉手下羊馬牆內賊入卽殺之於是分頭掩殺下壕敗北奔走奪得番賊軍器斬到首級十餘顆收到弓箭三萬餘隻箭上多有毛克攻下千戶印字亦有黑桿箭聞是頭目人射底是日太守令速上布袋五千隻告示營婦百餘人併手倣造遂得以遮砲之用是日晚有虜扛廣濟縣牌額自南而北回度是燒焚縣治無疑初五日金人驅我界婦女扛鵝車洞子百十座於河岸與竇急飛申本州太守親批與與竇云聞賊扛擡鵝車洞子意來攻城古法候其近城宜多熱煎金汁澆灌其皮又使麻油脂油燒其上用火牛燒之皮自然縮作一塊則賊無所施其巧至祝誠之上覆司理兄與竇卽調發諸軍一如前法以應無一不勝賊見其洞燻焰不可近但遠望又腰騃看而已至午金賊又於西北團樓燒我軍所埋填上鹿角却於填上羊馬牆外用松木八十餘條立起對我團樓其高過戰樓數

尺又用土布袋爲慢道意搭雲梯以登我城是夜無策以攻其退事勢危急
又急呼諸將聚議欲用火燒對樓而相去有三丈餘地火拋不到太守與
寗曰如諸軍能燒其對樓將官支賞銅會一百貫餘人三十千仍喝官兩資
是夜又委司法趙善腆督統領兵士旺陳興領軍三千餘人下城直趨對樓
下燒之城上令民兵更迭送下火把至三更對樓焚盡卽飛申報捷知府親
批付與寗令亟以所許之錢分賞諸軍人心大悅同日守城之人太守勞以
牛酒犒以官會是日賊於羊馬牆外審穿地道五處急飛申本州太守以小
批報與寗曰如賊窬穿地道入來宜多方措置小口缸子對其所掘處埋之
兵法謂之壅聽如近則對取一穴又準備硫黃砒烟以薰之洞口宜多準備
火槍手以截其入是日凡遇賊所掘處皆埋一缸其賊窬穿不住當日北門
兩處亦被虜賊填過壕窬穿三穴南門亦有五處是夜差民兵槍火手二百
人茶商軍二十人土軍弓手三十人廂禁軍一百人下城守羊馬牆夾擊所

掘地道之賊又用火牛燒之其賊不能施工而退至二更賊射虛箭於西門上守墻之兵衆噦趕殺一聲其中有禁軍張迪怯攀上禁城民兵二人又以槍桿取其上守城官李保義所申當依軍法行遣申州照會太守曰身爲禁軍未見交鋒已先遁走豈茭脊杖可以盡其罪遂斬於城上以令其餘守城之兵肅然不敢輕動是日率在城人家秤鎗充手砲以擊羊馬墻外窬城之賊同日孫中興賊打話賊云黃州已打破了汝國不還歲幣又何不受降孫中曰黃州只是空城矣不得以我蘄州比黃州汝是只要討歲幣如何却來打擣汝更不去我人馬會合來勦除必無歸路兼汝各有妻孥在家番人云是不由我也 初六日據北隅守禦官林知縣申金人攻北門一帶城壁甚急當日太守令與袞同通判及二機宜士元領茶商士射百人前去策應又調發陳興孫中賈率訓練官曹全丘卞王恭何佃陳信等百三十人縋城與虜賊交鋒搶奪到攻城器具及燒毀鵝車洞子無數又燒其填濠竹把子數

堆奪到雲梯十餘張殺死番軍無數我軍間被箭中傷是日四門金人皆有雲梯臨城所欠麻索甚多宗子趙希岳守宅地客三十名前來借事帳前連夜打索百餘條散四隅是日東門亦得麻索之刀穿三鬚鈎鉤奪雲梯五六張至夜知府遣梅必信三名催援兵人給錢一百貫借補承信郎三紙二鼓渡河行未及數步被狗吠逐而賊寨知覺欄截趕遂急走回州天意不順是夜遂不成遣同日金賊竊穿倒羊馬牆數十堵西北一帶尤甚大扛牛皮洞至城下盡數被我軍焚燒是日市上無麪賣州府各借麪店麥五碩 初七子日望樓子報番賊已拽大陣分上下河橋前來切恐攻圍城壁是日自蔡汝霖資權司張亨白旗前來已五日援兵並無消息金人復添黃州生兵數萬有五方新旗插於廣敎山頭郡人告甚急於倒垂稟太守曰今與竇以此身期與城爲生死急保城璧乃所以保妻子出遂糾率僉判趙汝標司法趙善腆衣服與在城寄居有官無官宗室詣

聖祖殿展

御容祭告祖宗諸族人讀祝至二帝之恥未雪今復遭蹂踐處淚下如雨郡人羅列殿門之外聞之亦相顧淚下出詣三清殿又許醮一百二十分願保全城璧是日虜賊又號哭我西南團樓亦如初四日殺狗以厭之至更盡時聞東門擂鼓聲須臾東門守禦官寧主簿嚴監轄申有援兵至太守親批令與寢躬往辨認至東門見援兵數百人已渡河至羊馬牆內詰其仔細皆云焦太尉遣徐統制等人馬前來策應諸軍破寨至此亦多有中射者其中有一卒渡河失手死於東門亦言廣濟縣被虜賊焚燒蕩盡太守喜一行人入城一例各喝三官統制犒設銅會五十貫將官銅會三十貫押隊管隊撥發各十五千長行各五千是夜共散官會八百五十五貫文銅會百姓排門焚香以迎之又有富室爭持壺漿以勞之紛然而來惟西北一帶番賊不住以牛皮洞子遮護於羊馬牆外竊掘地道被各隅以火牛燒焚矢石交止

賊不能安迹是日鐵連加木太重施打虜賊不及與竇又造手砲二百餘副分四隅差人於羊馬牆內拋打虜賊虜賊皆不得近至晚各隅巡邏徹曉略有少怠同日太守又犒守城兵民錢酒是日虜賊攻西北團樓已擁衆登至半城有百姓方通因麻石頓於檻上此人以頭頂起乘空版獨力推下麻石壓死番軍數人守城等盡瞰推打賊衆驚退時監戰樓官飛申太守犒支賞錢一百貫文初八日金人增添砲五座攻打西北團樓我軍亦添砲兩座打虜賊切緣本州城獨有團樓而無馬面兩邊無對敵之地所以虜賊一意謀攻擊不住是日辰時太守批報與竇曰虜賊攻圍甚急外無救援之兵臣之心義當効死矧凡在城守禦官世受國恩當此憂危宜各盡忠戮力互子抵敵事定均爲奏功併望示諸同官是日虜人又於露字樓下穿地道與竇與通判督將官江士旺沈祚賈率官兵於城上分布以勁弩強弓射之矢下如雨番賊敗走前去與竇急發兵百人下城追擊之斬首三十餘人奏捷

之時太守各賞追敵之軍人各十券喝官三資應城上弓弩手各賞五券亦
喝三資自是應有策應之兵人人奮勵迭追擊賊或守戰者日有克捷當日
分武定軍徐輝萬聚等守西北團樓常用提振守北門一帶是日東門甯主
簿嚴監轄與總首梅必禮等奪得雲梯二十量時太守支給賞錢二百貫同
日金賊箭穿暑字樓又西門脅樓歲字樓爲字樓五處不住是日知府批諭
諸處守禦官多遣人於城脚下各取其穴對掘小孔道燒烟以注之與寃曰
虜不穿入城內至今箭穿者乃泓磚後取土意卸我磚非箭入城也評議半
日太守力以爲不然獨有阮教授乞差井匠數人就虜人所箭處女頭邊如
掘井之狀以接其穴是日對着所掘之穴又以藥烟熏之其賊扇所熏之烟
自下而上賊云我無奈何實迫於相公之命而已我在此逐些取掘若有意
掘時多時陷了汝有酒時討些與我吃則不掘士人李該聞賊需酒亟謀教
官阮希甫曰可從其所需李該又云家間開藥鋪有些毒藥宜置酒中與賊

吃飲教授然其說送酒與虜賊飲是夜聞吐嘔之聲而賊果不掘死在穴者有之諸處皆效阮教授之策金賊或有求羔食者亦加之以藥又虜賊於暑字樓施放砲石日夜不住獨西門知府帳前與與竇帳前左右鐵火砲最多甚至打至臥床屋上幾於殞命或者云此有姦細不然何以徑打兩處帳前耶是日太守移軍帳於趙希昌家就本人屋廊下置局造箭以應諸隅之需是日四隅用過弓箭三萬隻弩箭五千隻與竇移帳於新寨同日徐輝因入城日有乘馬被賊射死與竇自出己錢二百貫會買馬一匹以送之倅車亦以銷金鞍一副與之乘騎又以所乘之驢以與之此固結其心爲保守城壁計初九日望樓子陳富報番賊拽隊臨西南圍樓河畔當與竇同阮教授親督將官陳興等弩手三十餘人又發太平弩手王公十五人茶商及士射等二十餘人又發訓練官李斌領敢死軍十五人迎敵已被擁衆過樓下竇穿地道射死番軍無數最太平弩王公等百發百中但其箭雖小又以毒藥

塗其上虜見此箭曰蠻子以筋射我時數人番賊眼睛各中一箭隨卽退走
被虜友中李斌等五十五人下城夾擊虜兵大敗是日太守収捷報又批令
與竇今夜宜更召壯士劫其塞柵以撓之無得坐受其攻也當夜訓練官李
斌等部領敢死軍十五人茶商三十人直趨對河虜寨以殺之連破十五大
寨奪得番搭袋資糧二袋番綿裘五條皮靴弓箭等物又研到首級十餘顆
二更巡城罷通判與四隅守禦官阮敘授林知縣寧主簿監轄統領孫中趨
到帳前稟太守曰昨日雖得八百餘人入來皆非用命之人已分定地分更
不上城守禦恐被誤事太守於是批銀牌告示百姓家應有軍人在家歇宿
不上城守禦者先將安下人家依軍法施行是夜人方勉力強上城終不以
社稷爲念爲我堅守與竇等又白太守曰城外應援之兵今早得報已在青
蒿相去無四十里尙爾稽遲不進使我斬州生靈坐以待盡今金賊日夜逼
迫竇穿不住攻之不退上禱皇天未加震怒下促諸將未有奮前 祖宗累

積幾百年城壁與寔等痛切深恩實無罪戾夫何使與寔等與斬民至此耶
今夜更乞遣臘彈十人催援兵破寨前去十人之中豈無一二人可以突過
虜寨是夜太守遣百姓張四等十人已過四五賊寨其六人被賊衝回所有
臘彈皆與寔親書與焦思忠鈴轄張亨權司及趙制幹官位承節郎特改差
淮南轉運司催發綱運物斛官兼淮西制置司準備差遣督戰軍兵馬趙濬
夫其臘彈云如頃刻不至則斬城必陷他日罪有所歸催援人過安慶府陳
監承與陸察推炳所親見趙運屬之開拆一語之誣天實臨之 初十日番
賊掘西北圍樓一穴已如瓦塙中間磚卸數口人心驚駭恐其掘透先用排
沙木造重城於內以待之是日北門守禦官董尉誠申今日選得有膽勇五
十人願下圍樓擒所掘之賊誠亦願躬自督戰與寔於是從其說人各與酒
一升給錢三貫以激其勇是夜果大捷同日百姓迎岳廟神於四門其日虜
賊攻城不住以至婦人女子各賈勇搬石與諸民兵相接擊賊渴不暇是日

徐輝乞將兩獄大囚充敢死軍太守從之兩獄共二十有五人守西北團樓人各奮激願効死戰是日北門守禦官林知縣亦告急被賊燒北門吊橋當知縣委沈祚等八十餘人下城迎敵與竇又調發孫中江士旺與李斌等敢死軍一百人自西而北與知縣所調之兵夾攻虜賊得弓五張槍二十餘條斫到首三顆十一日番賊攻擊西北樓橫添炮十有三座每一砲繼以一鐵火砲其聲大如霹靂其日對砲市兵賈用因拽砲被金賊以鐵火砲所傷頭目面霹碎不見一半又有同拽砲人傷者六七其陣亡者太守每名支錢三十貫省被傷者十貫西門樓亦被打碎垂空版十餘片與竇急遣統領孫中以皮簾易之屋上安排已松枋如鋪樓之狀砲石打落其上人無所傷皮簾之後盡用磚石甃砌仍告示四門各用枋排護無使被砲打傷我軍屋上各安土布袋三百隻以盛砲石至午賊又擁衆燒西門吊橋又被我軍射退同日賊攻北門與竇又同知縣林榮調發沈祚射退至夜又遣陳興訓練官

王恭廂禁軍民兵百五十人下城前去南隅墳塞生字樓窟子殺死番賊下濠及研到首級二顆并奪到鉞鎗十餘柄軍器等委是大捷是日郡人聞黃州已破恐城難保怯者紛然欲棄城而走守倅力主與城俱亡之議衆又謂蘄不可守則賊必窺我安慶無爲倅車曰不特安慶江面可憂事已至此守則亦死出則亦死不如與城俱亡太守曰守邊死吾輩職也 十二日番賊所掘諸處地道益大既入穴洞中矢石所施不到至辰時虜用氈幔雲梯併力攻打西南圍樓自早至暮番賊欲搶上城玩教授希甫同陳興又用萬牛火燒之賊方退又以麻搭用水搭死火牛我以石頭拋擲之彼則用氈連頭面裹其體而任我之拋擲或閃於羊馬牆之屋下者矢石一任復入洞中窬穿其日武定忠勇等軍以勢不可支陽曰焦太尉人馬到誑東門守禦官欲批貼亦不敢擅放於是姦計不行復回地分亦未嘗加力迎敵惟民兵市兵出門以迎之甯主簿曰不得州府指揮安敢放入縱得州府之命不得制幹批貼亦不敢擅放於是姦計不行復回地分亦未嘗加力迎敵惟民兵市兵

廂禁軍同守城而已其日四門攻擊可畏援兵又無音耗番寨圍閉數百重
凡遣催援者無路而出百姓稍有恐怯者士子執教授手相顧流涕阮教授
曰希甫亦有十餘口非特百姓也復來告急於興寃興寃曰我亦有妻子十
有六口若保城壁則妻子亦得團圓豈意援兵今已多日杳然無耗萬一參
差各爲國而死奈何奈何於是揮淚而別各守地分其日家家焚香拜告天
小兒亦有拜者是日火牛已盡籬壁亦無得可拆甚至逐家刷藁薦二領以
爲之備十三日虜賊擁衆攻四門甚亟諸軍皆說虜賊今日大打城興寃
親冒矢石督諸軍力戰與將士曰今四圍皆是賊壘進退等死當從死以求
生軍民亦知其必死人人爭奮莫不以一當百虜賊已見外援不至覩我守
禦之人單弱日添砲架數座攻打羽箭如蝟惟攻西北團樓最急石砲之後
繼以鐵火砲其形如匏狀而口小用生鐵鑄成厚有二寸震動城壁其日對
砲兵士奮進被砲打死至午時被金賊箭穿牆壁坐捐女頭三座興寃卽時

調發諸軍先以布幕垂遮所陷之處兩面用強弩射之不與登城又併力用排沙木捍禦爪縛戰棚與之臨敵自辰至酉虜更三替生兵攻擊不住是日對敵百姓官民軍兵食不下嚥以至擂鼓無人與寢自步至寨中呼喚小兒二十餘人每名勞以百金蒸餅一枚賈勇擂鼓以激士卒交戰自辰至酉不退是日酉時虜賊擁衆從排沙木縫邊直登我城有旗頭虜賊方上城間被茶商軍蔡全一槍戳殺下城於是虜賊大敗而退莫敢進者是日又添造布幕十副十四日望焦張兩司人馬更不見到滿城疑之未見只見賊射過弩箭無限箭上朱字云池州都統司造人心益憂度必與賊交鋒矣但未知其勝負是日四門攻打甚亟各隅軍兵皆有傷重之人最是署字樓下與西南隅樓鐵火砲相繼及傷人最多其日與寰督戰於露字樓挽弓同諸軍射賊回身取箭間左脾亦中一箭方付藥之頃而董尉右面白中亦一箭董曰吾將家之後中百十箭此亦常事阮教授曰苦哉苦哉倅車教授曰此爲國

家矣幸不在要緊處可與二公書於功賞簿事定開申倅車每聞一處有敵則親自監督無敢畏避是日有番陽客人詹太汪太黎太等十餘人爲商蘄州因賊圍遶城壁不得出時時拽砲闕人行下四隅率單丁戶盡克拽砲詹太等皆在其中時聞援兵不來事勢危殆詹太等與審主簿係是同鄉人遂密語主簿曰官人早作出城計審主簿自云平時家太守知遇甚深賊至日太守嘗握手相語勉以忠義誓死城郭之語到此但以好語遜謝戒詹太等云萬一汝自得脫急還番陽且勿驚我老親爲祝又自出其所得乃父書與同官看亦莫不以忠義相戒是日賊放礮不住西北團樓已成粉碎人不可近所幸團樓之內已用磚甃砌虜賊欲登城而上亦無自而入所有大囚敢死軍二十五人自辰時與賊於女頭交鋒賊上者戳死竟不得上蓋人心奮發心力齊故也是夜徐輝爲見賊勢益熾與常用畏怯不守至三更領兵八百餘人潛地逃遁盡出南門頭誑郡人曰官司調發我出城劫寨百姓驚

駭急來走報時都吏王達繼至告訴甚急與竇不候卒馬徒步走至南門已被打開鎖常用登門方拽起吊閘之時與竇多方禮問二將曰若是劫寨時用何騎馬及帶婦女出城汝若棄城而走百姓自無虞汝等有何面目更食君祿與竇情迫意切未免望闕遙拜苦口告之曰汝不以百姓爲念當以宗社爲憂汝曰我是策應之師如不入城則責不及汝今旣入城則當與城爲存亡豈可打開鎖逃遁汝等得何罪名全無州縣節制在外則爲策應在內則爲守城璧汝等宜以宗社爲念不然則殺我而去不妨各人無說可答常用曰欲要人馬守城宜多出錢以撫諭之貳車繼至曰諸統制不可如此趙制幹所諭甚當亟回兵守地分若能保全得城璧事定鉅與太守一力保奏其功不小鉅當親爲汝等稟白君相力言汝等勞瘁之功與竇以宗社爲念與倅車曰每名聽徐輝等喝賜錢多少撫諭其回倅車曰縱太守不認鉅出經總制庫錢兌支不妨制幹但穩心事定鉅自與朝廷出豁

阮教授與諸將曰甚好既通判制幹主盟宜早回兵守地分恐彼處虛怯爲虜所知於是徐輝自喝長行銅會三十千將官百千統制二百千是夜七名將校八百四十九名長行共支二萬六千二百七十貫文方始回兵歸新寨已四鼓矣太守卽令支出上項所犒錢會付與竇躬親俵散十五日虜賊四門各打火礮入來獨西北團樓自早至次日達旦火礮不住人心方皇皇虜賊攻城愈不可遏飛來本州太守批報云攻城方急可厚賞軍兵下城審觀形勢料度彼已見得委可以前進劫其寨柵以撓之誠之覆司理兄是夜南門守禦官阮教遣陳興等百五十人自支錢一百五十貫犒設是夜劫中賊寨奪弓數把殺死番賊甚衆與竇又遣孫中曹全茶商軍等人共百三十餘人自西而南與教授兵夾擊攻打賊盡過濠而走十六日賊擁衆增添兵馬分布四門夾擊攻打城壁奸計百出添立礮座矢石交下如雨委是危急與竇與賈率士卒多方抵敵雖城之箭穿二十餘處獨十三處最大終不

能便陷我城至日午時喜得一雨滿謂可以使虜賊退遁以保全生靈不意火牛被燒燎不着又虜賊以濕氈搭撲火頭至二更風色不順又以火礮石礮相繼攻打兵民無容足之地遂被虜賊以雲梯登城不委徐輝一隅之兵畏怯不戰只令本州新刺敢死軍二十五人獨留當抵地分遂至寡不敵衆被虜賊擁上城壁殺死二十五人而徐輝常用等八百四十六人棄城先遁人心惶駭遂致虜賊上城分兩頭將守城人殺戮與寃急追徐輝至八字橋而水深不可過追趕不及但背後大罵徐輝常用配軍汝棄我城遁走與寃計無所施惟搘胸叫苦而已復思蘄城數百萬生靈之故急遣二卒分分頭飛報守倅與夫四隅官前來策應倅車先到新寨而虜兵尙未敢下城太守繼至新寨調發西門統制孫中與夫統制江士旺陳興曹全丘卞廂軍禁軍茶商軍敢死軍李斌等戮力巷戰於新寨須臾寨內火焰四起被賊追殺至南門守倅與與寃及同官自此各不知存亡去向但聞孫中厲聲喝令諸

軍鬪殺報答 國家數聲而已其江士旺孫中卽爲虜殺賊遂擁衆分頭欄
截趕與竇至城之東南角上其賊先叫知府通判趙制幹在何處可出來受
降不伏活捉來剗了當是時虜騎滿城幸身衣軍人綠布衫裹在亂兵中越
更有餘痛楚悶仆旣甦視左右積尸皆身首異處獨背後又有一衣綠布衫
者屢仆屢起卽視乃同官趙司法善腆也與竇先時在圍中捍禦已身被數
箭及又跳過羊馬墻外隨逐百姓赴水渡河其時月明又被虜賊兩面夾射
於項上右脅左臂連中三箭幾致仆地遂使妻徐氏與兒女一十五口無與
處死卒斃賊手痛不忍言加以出身文字留在客舍片紙不曾將帶盡被焚
蕩與竇言之至此籲天莫聞惟有痛徹心膂而已與竇切照番賊攻圍蘄州
前後二十有五日守倅衆官晝夜親自擐甲登城督勵官民兵對敵死戰及
遇夜出城劫寨梟到番軍統領首級奪得銅印生擒番軍馬攻城器具雲梯
鍬钁焚燒鵝車洞子及用萬牛火燒拒虜賊不容上城屢使敗退竭盡心力

無所不至只緣寡不敵衆終無所屈至十六夜二更徐輝常用領兵逃遁其所守地分無人把守遂被虜賊蟻附登城四隅守禦之人一時驚駭潰散當下蘄州失守與竇與司法趙善腆身衣軍服遂得於積尸中死而復活半夜奔從南門迤邐自周源步直趨費龍嶺路天色漸曉沿路備間援兵不進之因或言權司張亨路鈴焦思忠陳輔朱虎祝文蔚王振等兵在高山既至高山則云在松陽橋至松陽橋則云在青蒿山至青蒿則云在車坊至車坊則云在石龍坡至石龍坡則云在四祖山前至四祖山前則云在太湖縣至太湖縣則云在小池至小池則云二項人馬一則張亨之兵畏怯不進爲虜所覬至十二日被賊徑搶其寨以致大敗一則焦思忠陳輔之兵被趙灝夫之所牽制畧無進意十二日夜二更與權司張亨兵走歸安慶府其路上人又云十三日有許都統俊之兵已到灌巷是時黃梅縣率百姓宗室共百餘人焚香攔拜乞其入援蘄州彼則曰朝廷差我策應黃州卽不會策應蘄州

云我已得 朝廷文字只令我回守江面微笑不顧徑自渡江而去其他如
朱虎之兵則止於三角斗方等山去城七十里王振之兵則止於羅田縣往
來蘄春界內祝文蔚之兵駐於桃樹山之間去城五十里遞皆相持不進又
有如袁海之兵方前而王辛之兵隨郤皆未嘗有入城之境大抵驕兵貪利
所過以擄掠爲心寇至則安坐於高山畏怯不前寇退則聲鼓驚趕其後以
收復爲名城內倉庫虜取未盡者首卷之而去及汎路標掠以至婦女耳環
不待取而連肉擊下有甚於寇者不止一端而已故前乎援兵之未至越二
十有五日而城不陷者實本州官寮民兵固守之力後乎援兵之既至止得
數日而城遂陷者實徐輝常用不用命之故與夫諸將相持不進之罪以此
可見使援兵併力解圍於二十五日之前則蘄城委無可破之理使蘄亦如
黃不能爲二十五日之守則自舒以及江面諸州深爲可慮又不至此與竇
等一介書生平時不習軍旅倉卒寇至蒙守倅委使糾率官民戮力守禦幾

及一月與竇閻門一十五口均與守倅而下骨肉盡淪沒於賊手仰報國家其於忠義可謂盡矣諸將反以佚罰冒賞自謂得計可乎與竇昨者赴憩制臺驗傷之後卽乞放令伏 闕亟爲蘄民訴此冤痛制帥惻然謂虜既退遁蘄州不可一日無官姑俾攝倅貳之職力任經理之責安集流歸之民未免忍死一行亦欲訪問知通同官眷屬之存亡與夫妻兒之遺骸於是辭不獲已拜命星奔還至蘄城乃知童統制治壘屏棄一例焚毀無從辨認至城之日不忍舉目官民屋宇倉場庫務盡成煨燼骸骨山積枕藉河井終不能稽考惟撫手掩面痛哭而已及後來多方體問則知賊勢橫潰之時太守李國錄與秦通判等遇賊於子城之十字街各以自隨之兵殊死鬪敵是時死傷畧盡太守奔歸郡治呼骨肉令速赴水自盡其子二機宜士允自三更上城後已不得反顧其親太守尋迺就設廳引劍自刎倅車亦歸倅廳厲聲呼吏人劉迪急令人放火燒諸倉庫不得留與虜賊遂設一室自焚其時白袍猶

未脫體其子三將仕浚同時就盡時有老兵牽倅車之衣以出火場尙喝老
卒曰我爲國死汝等可自求生阮教授臨危之時聞有寄居武臣挽其受降
於虜希甫叱之而去曰汝輩無知偷生則意在受降我豈爲此哉卽時歸衛
先遺其子女赴井然後自投身於廳前井中此見於教授廳節級鄭丘之所
說判官趙汝標與知縣林槩嚴監轄剛中甯主簿時鳳於事亟之際相語曰
我輩守城調發幾及一月滿謂援兵之至可以保全城壁豈意使我輩遂至
死地耶我輩自爲之計可也若見番賊必無全軀於時相率投身於子城河
內而死至今人皆能言之夫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
勇斬之守倅而下寧有愧於此者有如惠民一倉實李守之所創糴米三
萬石當時議者孰不曰此倉不可創恐爲後人塵腐之累而李國錄確意
爲之今歲增一萬石以爲後人補虧之助及斬一破應干庫宇不留片瓦惟
此倉獨存目今饑民流歸者賴此存米故得不死以此見憂國念民身歿之

後人被其澤如此嗚呼有善不敢蔽不善不敢匿平時享國厚祿一旦能以死報國家者幾何人哉事變已定或者反議斬之生靈遭荼毒皆太守不縱其早出之過且虜寇突至圍遶數百匝使如諸公之議百姓先死於二十五日之前而不在二十五日之後蓋虜既臨城出亦死然使堅守於內而待援於外則守固未必死也今之死正在於外援之不至豈應歸咎於共守而出況死當時城未破而先放老小必又有張皇之責矣天下之事履而後知未嘗親歷其事其可輕議哉此張巡許遠之受謗韓昌黎爲之不平也今則與竇等二十五日調發堅守之勞不足道閹門十五口骨肉之淪亡與夫守倅同官全家之屠沒亦不遑恤以至宗室宗婦宗女百姓子女爲之生擒而去者又不言矣惟是社稷安危之所係大爲諸將之所誤者莫如斬州言之使人痛哭不足而繼之以血何則使當時徐輝當用之兵不入則百姓各以妻孥爲念盡力死守豈肯一闕而散城固未必陷也往者不可追來者猶未

已虜賊固可恨而諸將豈能使百姓無恨耶且徐輝常用之入城終始七日每以領兵欲出爲辭恐嚇州家邀取厚犒暨至十六夜領衆棄城奔遁至於大聲疾呼明告虜賊令放出一條生路與我自入城圖取金帛故破城之後有被虜人聞諸賊酋曰我不解便打破你城是你大軍自棄與我且我明日十八日也自要去了果有此言則使當時徐輝常用十六日夜不棄城自遁與夫焦思忠張亨不畏怯走歸龍舒則虜賊安得自有此語今則千里之民惶惶然若有虜寇再至之憂且謂賊去之日又言秋涼必爲取安慶計今百姓感額相告咸謂兩淮之地自此終無寧日由是扶老携幼賣犧買舟爲渡江計又况今春虜人之破關一日夜頃行三百餘里深入內地如履無人之境今長淮平坦略無阻礙旁蹊曲逕彼所深知城壁關隘旣未盡修兵甲器械又未盡備歸正餘黨所在尙存萬一秋涼復起覬覦而不由關隘而由他途則嘶枚疾趨舉足之頃入吾堂奧矣雖有遠水其能救近火耶況斬

之金帛女子不啻數萬計賊旣席卷而去至於二郡造舟之人與夫造弩之匠百工技巧悉爲生擒而行此其爲謀必不淺矣又聞淮之耆老皆言虜人寇邊未有得志如今日之甚如其狃勝而復來遺民又無死所矣近者流歸之民皆感泣而來言曰某等與司理同死生患難今斬之守倅時官士子百姓同時爲國就盡獨所存者司理一人而已若司理緘默而不爲我已死之民直言其事竊恐上下蒙蔽

朝廷莫知再爲他日之禍而國家用將終爲此曹所誤司理亦爲泉下之罪人矣請與寢直書始末以訴冤憤欲使觀者知斬城之陷非郡官士民無備之罪實皆援兵之所誤爾與寢災患餘生死不敢愛呼天一鳴以祈省覽且爲他日之考證

辛巳泣斬錄終

念奴嬌

新州鄉貢進士州學錄王
瀾避地溢江書於新亭

憑高遠望見家鄉只在白雲深處鎮日思歸歸未得孤負慙慙杜宇故國傷
心新亭淚眼更瀟瀟雨長江萬里難將此恨流去遙想江口依然鳥啼花
謝今日誰爲主燕子歸來雕梁何處底處呢喃語最苦金沙十萬戶盡作血
流漂杵橫空劍氣要當一洗殘虜

刊

行

曹侍郎跋

李茂欽死守蘄城併毀其家立志最堅受禍最慘或罪其志有餘而才不足則亦苛矣武定軍入城反爲郡告示金陵軍及境而不恤郡急池軍怯而不進雖有張巡許遠之才不能霽雷萬春之助決不能以千人之力守九里之郭却數萬騎之虜矣韓昌黎論巡遠事以爲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疆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私意妄議從古則然要之久而自定昌谷曹彥約讀泣蘄錄爲之賈涕

嘉定辛巳八月二日

壬午褒贈立廟錫爵旨揮

勅送到樞密院關樞密院奏淮西制置司申照對近准樞密院劄子節文據前權蘄州宣敎郎安慶府太湖知縣劉棗狀申開具到蘄州州縣官及因賊

死難之人劄付本司更切契勘有無全家死難人數保明供申本司遵稟行
下蘄州知州從實契勘供申去後回據武經郎特差淮西兵馬鈐轄權知蘄
州趙汝擢狀申遵稟專委承節郎安慶府蘄州巡轄權兵馬都監張偉逐一
契勘去後今據本官狀申照得一項契勘應宗室之家有無被害見存嫡親
人數緣卽無被虜人回難以尋問外有州縣官全家死難人數開具申州除
已行下宗室尊長司喚上見存在上宗室契勘別狀供申今具下項州司亦
已具一般文狀供申樞密院照會外申本司照會所據武經郎特差淮西兵
馬鈐轄權知蘄州趙汝擢狀申備錄在前伏乞亟賜

敷奏將逐官褒贈仍錄其家以爲忠臣死節者之勸伏候 指揮

一知郡李誠之與令人許氏男二機宜士允姪九機宜士宏二房媳婦
孫女二人婢僕五人私僕三人全家死難有長男偶留婺州東陽守
家見在

一通判秦鉅與男二人將仕婢僕五人私僕三人全家死難有男秦滋見任鹽城知縣

一忠翊郎蘄春知縣林棨與男婦宅眷共七口全家死難有長男先扶護孺人靈柩先歸鄉見存

一儒林郎州學敎授阮希甫與男三人女三人婢僕共一十口全家死難見有兩男在鄉廣德軍居住

一迪功郎判官趙汝標單騎在任死難有母親令人宅眷并男女各一人見在衢州不曾在任

一迪功郎知錄杜誘先已身故未離廡舍有男三人侄一人孫一人婢僕共七口死難有女杜氏被虜走回見存

一保義郎新蘄春知縣童蒙正未交割身故有男二人宅眷共五口死難有姪二人被虜走回係童統制將帶歸濠州前去

一從政郎司理趙興寰得脫性命獨存有孺人徐氏縣主太保四人嫡子四人婆婆婢僕安童共一十五口全家死難

一迪功郎蘄春主簿甯時鳳併孺人男女各一人婢僕共七口全家死難有長男一人與父甯宣義見在寄居饒州

一武翼郎駐泊都監張廣并女一人死難有孺人一人被虜走回見存

一保義郎兵馬監押溫玉并女婿外甥婢僕各一人死難有孺人一人被虜走回見存

一修武郎兵馬都監趙師琯全家十口死難

一成忠郎在城監務梅察全家四口死難

一忠翊郎本州監岳廟李俊全家死難

一承直郎蘄口監鎮嚴剛中係本州牒委上城死難有宅眷與男一人

孫一人見存

一忠翊郎蘄水縣尉董戡本州牒委上城守禦并宅眷同入共七口全家死難有男一人見在建康府父董各分侍下

一秉義郎諤州武昌酒稅安允恭全家死難有男安邦才見在并孺人張氏被虜走回

一承節郎添差酒稅朱思恭全家死難有男朱世明見在

一成忠郎嘉興府新城酒稅姜應春全家四口死難

一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景坦然全家六口死難有孺人鄭氏男景世隆媳婦郭氏共三人被虜走回見存

一武經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秦安上全家七口死難有兩女兩男長秦邦俊次秦邦漢被虜走回

一保義郎本州監廟劉忱全家死難

一訓武郎本州指使錢珪全家死難

一進勇副尉本州指使王明全家死難

一帳前佩印官前獨木巡檢保義郎李鈞因出差出部押犒軍官會至張都統寨門被虜死有孺人并男兒寄居黃梅縣

一進勇副尉本州使臣鄭俊全家死難

一迪功郎新安慶府宿松主簿梅必勝全家死難

一借補迪功郎戴栩全家一十口死難有妻李氏被虜走回

一高州文學祝棣上州文學祝遂良各全家死難

一新三湖巡檢承信郎雍顯單騎死難

一迪功郎本州監廟程思周全家死難

一守禦主兵官統領進勇副尉孫中統領承信郎江士旺統領進勇副尉李告訓練官曹全李橐統領進武副尉林安仁統領進武校尉鄧

宗統領進義校尉王文明統領進武校尉吳宗政各係巷戰死難有老小男女各在本鄉

一前池州醫藥飯食修武郎戴翻被虜走回有妻男孫女婢僕共十三口死難外有長男女使安童各一人走回

照得寄居官李俊等一十一員并借補戴栩添差朱思恭被虜走回戴翻並難以推恩施行及司理趙興袞因單身出城已行追罷外正月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李誠之秦鉅各特贈五官更特贈秘閣修撰各追賜紫章服特與三名迪功郎恩澤並特追封侯爵同賜額立廟於本州令戶部各特支賜銀絹二百匹兩給付各家李誠之妻許氏特贈令人男士允特贈通直郎姪士宏特贈承務郎媳婦孫女各特贈安人秦鉅男浚澤特贈通直郎林榮張廣趙師琯各特贈三官各特與一子承信郎

恩澤阮希甫特贈通直郎仍特與一子登仕郎恩澤趙汝標甯時
鳳各特贈承務郎各特與一子上州文學恩澤杜鄂特贈承務郎童
蒙正特贈秉義郎內杜鄂童蒙正仍令本州津送各歸寄居州軍溫
玉梅察董戡各特贈三官各特與一子進武校尉恩澤嚴剛中特贈
三官特與一子下州文學錢珪李均各特贈兩官各特與一子承信
郎恩澤王明特贈承信郎與一子下班祇應恩澤鄭俊特贈承信郎
特與一子進義副尉恩澤孫中李告林安仁王文明吳宗政各特贈
承節郎江士旺特贈三官各特與一子下班祇應恩澤鄧宗特贈保
義郎特與一子進義校尉恩澤曹全李橐各特贈承信郎各特與一
子進義副尉恩澤李俊安允恭姜應春景坦然秦安上劉忱姜必勝
祝棣祝遂良雍顯程師周並令本州各委官以禮致祭仍量與周給
其家添差官恩恭亦仰本州契勘如本人係外州軍寄居卽與津送

其歸仍令吏部日下出給合受告焚公據限十日繳申樞密院

勅送到禮部狀承司封關節文准嘉定十五年正月九日樞密院劄子奏准

西制置司申乞將李誠之秦鉅褒贈以爲忠臣死節者之勸正月

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李誠之秦鉅各特贈五官更特贈秘閣修撰仍各追賜紫章服
特與三名迪功郎恩澤並特追封侯爵同賜額立廟事本部尋連送
太常寺詳關內備坐

聖旨指揮施行具狀申部去後今據本寺申准連送下承司封關節
文正月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李誠之秦鉅並特追封侯爵同賜額立廟本寺今遵依前項

聖旨指揮今擬封下項一蘄州知郡李誠之通判秦鉅合同賜額立
廟今欲擬褒忠廟爲額合行降勅一蘄州知郡李誠之合擬封二字

侯爵今欲擬正節侯合命詞給告蘄州通判秦鉅合擬封二字侯爵
今欲擬義烈侯合命詞給告所據太常寺擬封在前伏乞

朝廷取旨賜額加封施行伏候指揮二月四日奉

聖旨依禮部施行

李誠之告詞

勅故承議郎權發遣蘄州李誠之蘄春雖介在疆場然所恃以爲險
者六關也朕命憲臣往專備禦之責而措置疎畧負我使令爾儒紳
之望屬分符守以孤城而嬰虜鋒蓋亦難矣慷慨激烈盡其命義闔
門死難朕甚痛之迺加論譏仍躡崇階爵之通侯廟食茲土賞延於
後並命一時夫忠臣之心非慕名祿國家之澤當峻彝章今密印纍
纍未足爲爾寵將滅此讎虜始足以慰九泉也可特贈朝散大夫祕

閣修撰

秦鉅告詞

勅故朝請郎通判蘄州秦鉅蘄春雖介在疆場然所恃以爲險者六
關也朕命憲臣往專備禦之責而措置疏略負我使令爾相閥之華
屬承郡事孤城岌岌莫抗虜鋒能佐其長服節守義父子同隕朕甚
衷之迺加論譏仍躡崇階爵之通侯廟食茲土賞延於後並命一時
夫忠臣之心非慕名祿國家之澤當峻彝章今密印纍纍固痛在闔
門而榮在九泉也英慨如存尙克欽止可特贈朝議大夫祕閣修撰

阮希甫等告詞

故孺林郎蘄州敎授阮希甫可特贈通直郎

故迪功郎蘄州防禦判官趙汝標可特贈承務郎

故迪功郎蘄州蘄水縣主簿甯時鳳可特贈承務郎

故承直郎監蘄州都太監轄蘄口鎮倉庫兼煙火公事嚴剛中可特

贈承事郎

勅故阮希甫等嗚呼蘄水之禍朕固聞之而未盡詳其人也邊臣以名來上則汝等皆死其職以及其家冤乎痛哉一至於此耶歿於王事禮有加等超畀京秩官其後裔忠魂如在尙服寵光可依前件

李士允等告詞

故承議郎權發遣蘄州李誠之男士允可特贈通直郎

故承議郎權發遣蘄州李誠之姪士宏可特贈承務郎

勅故李誠之男士允等爲子姪而從宦莫樂乎五馬之榮汝等獨罹兵鋒共死邊壘京秩之資豈能汝華亦姑以塞予之悲耳可依前件

秦浚等告辭

故朝請郎通判蘄州秦鉅男浚可特贈通直郎

故朝請郎通判蘄州秦鉅男潭可特贈通直郎

勅故秦鉅男浚等蘄春佳郡士大夫樂於宦游况爲貳車之子弟
哉今或反是汝等與罹其禍此朕所以盡傷也畀之京秩尙庶幾
泉下之榮可依前件

刊

行

跋

右錄自嘉定十四年辛巳二月九日蘄州爲金人圍攻宗室子與
寢偕郡守李誠之拒守待援不至誠之等捍禦凡二十五日而城
陷誠之及其僚佐家屬皆死之與寢全家十五人亦並沒於難僅
以身免其後事定因錄被兵始末同時與難諸人及朝廷褒贈誠
之等勘狀告詞於編見善本書屋藏書志是書鈔自善本書屋係
述古堂寫本舊爲汪魚亭所藏今據以刊行焉嗚呼宋自金人南
犯長驅而下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馬足所踴中原
爲墟而李誠之能以孤城當強虜與城同亡亦可以折強寇之燄
而爲大宋之光矣至其所紀防守之策捍禦之勤有足多者城之
不存咎在外援之坐視非在事諸人之咎也同舟袖手卒至共沉

刊

行

坐使無辜骨血悉以供他族之屠醢讀王學錄題詞蓋不知涕之
何從矣丙午十月鄧 實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1539B

氏書
姚園
山贈
金捐